

不等来世

晓月

著

对于世界而言，
你是一个人，
但是对于我而言，
你是我的整个世界。
那一年，
你走了，
我的世界坍塌了……

只要今生 (上)

没有真正的交付，
就没有彻骨的伤害

BUDENG LAISHI 等你...
ZHIYAO JINSHENG

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人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

你燃烧
我愿陪你焚成灰烬
和你
你熄灭
我愿陪你低落尘埃

台海出版社

不等来世

只要今生 (上)

没有真正的交付，
就没有彻骨的伤害



晓月

著

对于世界而言，
你是一个人，
但是对于我而言，
你是我的整个世界。
那一年，
你走了，
我的世界坍塌了……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等来世 只要今生 / 晓月著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

2017. 6

ISBN 978 - 7 - 5168 - 1446 - 8

I. ①不… II. ①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36667 号

不等来世 只要今生

著 者: 晓 月

责任编辑: 王 萍 赵旭雯

装帧设计: 天下书装

版式设计: 天下书装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: 100009

电 话: 010 - 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 - 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 - 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346 千字 印 张: 16

版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68 - 1446 - 8

定 价: 58.00 元 (全 2 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 录

第一章 三年，一千零九十五天 / 001

第二章 你依然是我心中的那根刺 / 037

第三章 我爱你，可惜整个世界都不相信 / 078

第四章 用微笑祭奠那付诸东流的全心全意 / 120

第五章 你已成为我青春狰狞的伤疤 / 164

第六章 我还记得你当年美好的样子 / 205

第一章

三年，一千零九十五天

没有想到，再次遇到楚梦寒的时候，会是那样的情形。三年后，他终于出现了，来为我们之间做最后的了断。

这世上要是有什么后悔药可以买，我绝对二话不说买一瓶来吃。脑子短路，才会跟着沈欣欣这个逛街狂跑到彩梦新都来。

下班时间肯定是不能打车的。七月的天气，地铁里的冷气已经被肉贴肉、脸对脸的人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侵蚀得所剩无几。到了彩梦新都时，我们两个人早已一身大汗。

才逛了半个小时，我就败下阵来。早就知道来这种地方，根本就是浪费时间。打了半天折，一件吊带衫也要好几百块，稍微看上眼的女装，都要好几千。能为实体经济捧场的人，绝对不是我们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在电脑前逛淘宝，因为价格便宜，所以每次购物都很有成就感，不像现在，满眼都是挫败。

沈欣欣却乐此不疲，一副过过眼瘾也解馋的样子。我实在不忍心扫了她的兴致，忍耐，忍耐，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。

我忽然想起了楚梦寒。

当年，我来到这座大城市时，身旁只有楚梦寒。我们同在南方小城的一所大学，毕业后，一同来到这座全国最著名的城市。

那一年，两个年轻的情侣第一次在夜幕下为这座大都市所倾倒时，眼中迸射出的火花，比漫天的繁星还要耀眼。后来，他走了，我一个人留下了。如今，竟然已经过去三年。

要说起男人的绝情，我算是深深领教了。没有工作，身无分文，那个在和我结婚时，口口声声说爱我三生三世的男人，在一个仲夏之夜摔门离去了，把我自己留在了一个陌生的城市。

我的号码一直没有变，三年了，他却一通电话也没有打来过，我的死活根本与他无关。所以，我们之间实际上已形同陌路了……

呼，呼，怎么突然又想起这些了呢？看着满眼的奢侈品，我自嘲地撇了撇嘴。

实际上，我和沈欣欣两个人现在也算得上是白领阶层。我们所在的设计部是全公司除了业务部外奖金最高的部门，部门里任何一个女同事偶尔来这里消费一下，都绝对不成问题，唯独我和沈欣欣不行。

沈欣欣的老公是资深宅男，大学毕业后几乎没怎么工作过，除了最初家里有限的补贴，几乎全靠沈欣欣一个人的收入。

不知多少次，沈欣欣高呼着“姑奶奶这回要是不跟他分手，以后就跟他姓”，可是，那男人电话里一声“老婆我想你”，她又没事人似的买了便当送回家去。

我在她身上验证了一句至理名言，情人眼里，不仅出西施，还出潘安。

“哇！”沈欣欣一声高呼，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向一个品牌专柜奔去。

指着灯光下塑料模特身上一件水蓝色的长裙，沈欣欣不住地摇头叹息：“桐桐，这件衣服太美了！”

“小姐，麻烦拿一件中码的，谢谢！”

沈欣欣无视我杀人的目光，接过专柜小姐手中的长裙，把我塞进了试衣间。

不可否认，这件裙子真的很美，穿上它，让早过了做梦年纪的本姑娘恍惚觉得自己蜕变成了童话中的公主。

“桐桐，这裙子简直就是专门为你这种清水美人设计的。”

沈欣欣话音刚落，专柜小姐也笑着走来，说：“小姐真漂亮！这件裙子非常适合您的气质！”

漂亮，果然漂亮，可是灰姑娘不会因为一条裙子就真的变成了公主。

我很“职业”地笑了笑，准备把裙子换下来。标价本姑娘看得很清楚，12888 元。

这个世上有很多东西，不是因为你喜欢，就可以拥有的，例如这件裙子。

“寒，这件裙子怎么样？”

我从镜中看到了一个修长的身影，她正迈着优雅的步伐向这里走来。

轰，一瞬间，我的眼前一片空白。直到刚才娇柔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我才微微回过神来。

风度翩翩的楚梦寒正挽着一个高挑婀娜的美女站在我身后。两人身高匹配，挨得极近。俊男美女，一对璧人。

“小姐，这件衣服只有一件了，您……”

“哦，我换下来。”

从试衣间走出来，我略微把长裙整理了一下，向前递了过去。眼前伸过一条修长的手臂，从容稳妥地从我手中接过裙子。

最终，我还是抬起头。他还是他，无可挑剔的五官，颇长的身姿。我还是我，齐肩的长发，清丽的脸庞。只是，谁能看得出，我们曾是睡在一张床上的夫妻？对，曾经，只是曾经。

楚梦寒反复打量手里的那条裙子，目光有意无意向我瞟过来，如同我是路人一般。

“寒，会不会太文静了？”

“不会，你穿什么都好看，包起来好了。”

楚梦寒说得极其自然，显然，这样的场景他早就轻车熟路了。

我挑挑眉，微微侧了侧身，目不斜视，拉着沈欣欣，步调从容地向商场的扶梯走去。

沈欣欣上了扶梯还没有完全把头正过来，对着我的胳膊用力捶了一拳。

“你们也太冷血了吧，好歹也夫妻一场，至于吗？搞得真跟陌路人一样，都是什么人啊！”

“我们现在本来就是陌路人。”我愣是笑了，“走，我请你吃饭。”

电梯直达彩梦负一层，右手边是一间港式茶餐厅。我拉着沈欣欣进去，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，开始点餐。

“桐桐，你们在大学时是校花、校草，金童玉女，后来修成正果，让大家羡慕得一塌糊涂，怎么就走到今天了呢？桐桐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楚梦寒这几年不见，越长越妖孽，就光凭那张脸，不知得有多少女人前仆后继。桐桐，看来这几年楚梦寒事业发展得也不错……”

我点了好多，专注于“埋头苦干”，根本不理沈欣欣。

沈欣欣自讨没趣，只好跟着加入“战斗”。

好几天，我都把电话放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，等着楚梦寒打给我，可电话却一直没响。他既然已经来到了A市，没有理由不来找我。

我一直郁闷着，要知道最后会是这样的结果，当初就算是有人拿枪逼着，我也不会结婚。

二十二岁结婚，一年后分开，如今，我不过二十六岁。公司里很多海归剩女，三十多了还没男朋友呢，可人家就能整天一副小女孩姿态，而我的心，早已生锈了。

打开公司的内网，公告栏清楚地写着：“晚间公司举办酒会，下列部门员工必须参加。”粗粗扫一眼，“设计部：蒋若帆、萧桐桐……”

我当初来昊天集团设计部时，蒋若帆也刚进公司不久，他那时刚从法国镀金归来，在设计部做项目经理。我有幸在他的手下学了不少东西，以前一直管他叫蒋师傅，如今，他已经做到了公司设计总监的位置，这个称呼似乎不太合适了，可蒋若帆却一直坚持不让我改口。

内线：“桐桐，晚上我带你过去？”

“好。”

都市生活，人情淡如水，在 A 城，若说朋友，除了沈欣欣，我似乎就只有这位蒋师傅了。

曾几何时，我以为这位海归精英想要追我，事实证明不是，这是我们能成为好朋友的最大前提。

要问我们的关系是如何从普通同事升华到现在的，还要从一个自来水管破裂的事情说起。

有一次，我住的地方水管坏了。那房子已经有三十几年的高龄，根本没有物业。外面正好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屋里屋外都是水。我无人可求，正巧蒋师傅的电话打来。

半个小时后，他赶到了我住的地方，十五分钟，解决问题。

那时，我想起了一句十分没出息的话：女人根本离不开男人。

感动的一瞬间，我又想起了楚梦寒。那一刻，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自己心中的恨意。

没错，我恨他，恨他的无情，恨他的薄情寡义，恨他的谎言，恨他的所有一切。每个女人在如花的岁月里，都有一个公主的梦想。他把我带入了水晶般的童话世界，却又亲手打碎了一切。

我们也曾小心翼翼地试图将碎片重新捡起，可谁知结果不过是换得双手的鲜血淋淋。

蒋若帆年轻有为，相貌不凡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没少得罪公司里的女职员。可是，这些年过去了，蒋若帆从来也没有向我表白过什么，就连一个亲密的动作都不曾有，谣言在一片唏嘘声中不攻自破。我那颗早已生锈的心，也逐渐心安理得起来。

下班回家换了一条白色的长裙，化了妆，蒋若帆的车子就已停在楼下了。

他一身浅色的西装，倚在车门旁，文质彬彬，英俊潇洒。

他看到我，远远地打量一番，给了我一个惊艳的微笑。

“蒋师傅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习惯性的鼓励我？”

“鼓励？”

他被逗笑了，然后又认真的审视着我。

“你是我见过的最自信的女人；同时也是最没自信的女人。这两年，我从你身上实在找不到什么令你不自信的地方。你说，是因为你把自己隐藏得太深呢，还是我的智商太低呢？”

我被问愣了，在他的目光下，无处遁形。

酒会办得专业而热闹。

这种场合最令我百无聊赖。蒋若帆需要应酬的人很多，我一个人穿梭在云香鬓影、谈笑风生的会场中，正要寻个僻静的角落坐一坐，就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。

“桐桐。”是人事部的刘经理。

他的旁边是？陈董？昊天集团的董事长，陈漠然。今天他居然亲自出席了酒会。

小职员见到大老板，多少会有些局促不安。我整理了一下长发，走到他身旁。

“陈董，刘经理。”

“来，介绍个人给你认识。”

嗯？董事长亲自介绍我这个小职员给别人认识？平日里，低

不等来世 只要今生
(上)

调得几乎没怎么见过老总的我一时想不明白，可隐约觉得，这绝不会是什么好事。

跟着他们来到了酒店花园的喷泉池边，各色的射灯把喷泉映射得炫彩夺目，那里正站着几个人在寒暄。

我感觉有一道熟悉的目光一直在暗处打量着我，一抬头，就看见一双深邃的眼睛。楚梦寒？！他居然也在！

我愣了一下，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过去。

“介绍一下，这位是 TPC 中国区的执行总裁楚总。楚总，这是我们集团设计部的萧桐桐。”

楚总？！

我恍然大悟，公司最近正在争取与 TPC 合作，这次酒会就是为了争取合作而特意举办的。

三年不见，这个当年的落魄青年，果然发达了。

人事部的刘经理笑着说：“楚总是在 G 大读的大学，我记得桐桐也是呦，两个人不会是早就认识了吧？”

我沉默。

他浅笑，笑得邪恶。

“初次见面，楚总，我敬你！”

我抢先开口，打破沉默，拿起旁边侍应生盘中的一只高脚杯，一饮而尽。

楚梦寒把酒杯举到嘴边，微微眯起眼睛，在五彩斑斓的灯光下，显得深不可测。他嘴角上扬，环视了陈董与众人一圈，笑着说：“此行能遇上这么漂亮的校友，才是最大的收获，不知是否有幸请萧小姐跳一支舞？”

那口气，很暧昧，让我十分不舒服，好像我是他猎艳的对象

一样。

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。

故意的，绝对是故意的。想看我发窘无措？

哼哼！我毫不示弱地对上他充满挑衅的双眸。

“很荣幸。”

舞池中响起了轻柔的音乐，楚梦寒拉起我的手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翩翩进入舞池。

我根本不能喝酒，哪怕是一点，也会上头。洋酒的后劲很大，刚才喝得又很急，我现在已经开始有反应了。

楚梦寒饶有兴致地观察着我脸上一点点的变化，掌心炙热，紧紧地贴着我的腰。

“不能喝酒，逞什么强？”

难得他还记得。

我下意识地向后，与他拉开距离，却被他的大掌束缚得更紧。

“看样子你过得不错……”

面对嘲讽，我选择闭着嘴不出声……

越来越晕了，可这个时候怎么能示弱？我瞪大眼睛盯着他。

楚梦寒突然低下头，略带酒香的男子气息放肆地喷在我的脸上，制造了一种暧昧的气氛。我忽然想起了若干年前，大学校园中法国梧桐树下，他第一次亲吻我的那一瞬间。那场景近在眼前，又恍如隔世。美好的瞬间很快就被后来那些永无止境的争吵片段所代替。

我突然觉得异常的疲惫，一如三年前最后分开时。那时，只剩下两个人久久的沉默。

身旁来往穿梭的人跳着优雅的舞步。

“楚梦寒，我们尽快把手续办了吧。”

声音极小，只能两个人听见。

三年前，我们就已经达成一致，只是差个手续而已。

话音刚落，一曲完毕。

楚梦寒好像被什么人吸引过去，一转身，猛地松开我。我一个不稳，险些摔倒。才站好，我就看见楚梦寒紧紧地搂着一个高挑的美女向舞池走去。那美女身上的裙子，正是我在商场时试穿的那一件。

看着他们的舞姿，突然响起了一首老歌：“你像只蝴蝶在天上飞……飞来飞去，飞不到我身边……我只能远远痴痴望着你……盼呀望呀，你能歇一歇……”

这首歌，他曾在我宿舍的窗下拿着吉他为我弹唱。那时，我想，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肯用最浪漫的方式追求我，这应该是幸福吧。可现在我才知道，我不是那唯一的蝴蝶。他的歌不只会为我而唱，同样会为别人而唱。

“桐桐，你喝酒了？”

蒋若帆从身后扶住我的肩头，这是这几年来我们之间最亲密的一个动作。若在平时，我可能会有些不自然，今天我真累了，单薄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向他靠了靠。

“嗯，我累了，能不能先走？”

“你等我一下，我和几个人打声招呼，然后送你。”

蒋若帆揽着我走到边上的长椅旁让我坐下，自己才离开。

有个之前向我示好的男同事过来向我敬酒，我一饮而尽。

等蒋若帆赶来的时候，我已经不知道喝了几杯了，也许我根

本就是存心想醉。

自从懂事开始，我就是父母眼中的乖女儿，老师眼中的好学生，公司里的好员工，唯一一件破格的事情就是离婚。可那也不算破格，我的父母支持，楚梦寒的母亲也支持，我们自己也绝望。今天，我只是想放纵一下自己……

头好晕，可睁开眼睛后，才发现，不仅仅是头晕这么简单，眼前的情形，让我整个人都要晕掉了。除去开会，公司组织旅游，几乎与酒店绝缘的我，正躺在一间豪华套间内松软的大床上。

屋顶上的水晶灯散发着璀璨的光彩，右侧的落地窗前垂着咖啡色的纱帘，纱帘随着夜风轻轻飘动，隐隐约约透进来外面交叠闪耀着的霓虹灯光，如此华丽，如此迷蒙。这种气氛应该怎么形容呢？

这时，我又听到了浴室内传来隐隐约约的流水声。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字眼，来形容此时的气氛。

暧昧！

绝对暧昧！

床上好似有火苗烫到了我，我坐起身，想马上离开这，可一阵天旋地转，我不得不又重新靠在了床头。

记忆迅速倒到醉酒前的片段，我喝酒，蒋师傅说要送我回家……他让我等他……我继续喝酒……然后醉倒……蒋师傅无法送我回去，只好帮我在酒店定了房间。

我终于镇定了些，可是想到此时我在床上，一个男人在里面洗澡，空气里还是有一种让我忍受不了的尴尬。但想到毕竟是光

不等来世 只要今生
(上)

明磊落、谦谦君子的蒋师傅呀，我才稍微安下心来。

看看桌上的电子钟，指针已经指到了午夜一点。虽然晚了，我还是想请蒋师傅送我回家。听到浴室门开的声音，我有些迫不及待。

“蒋师傅！”没人回答，我只能再喊一次，“蒋师傅！”

当喊到第三声时，我看到一个男人走到了我面前，用杀人的眼神看着我。

看着面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英俊男人，我简直要发狂，哪有什么蒋师傅，他是楚梦寒！我听到了自己磨牙的声音。

这究竟是什么状况？！

他身上裹着一件白色的浴袍，微微敞开的胸膛上还挂着没有被擦干的水珠，半干的头发稍显凌乱。

三年后的他好像是一颗被打磨后的钻石，夺目得让任何人都移不开眼睛。可是，任何人却不包括我，因为我除了见过他最深情的样子，也见过他最绝情的样子！那两幅画面，三年来，几乎在每一个夜晚，都会在我的脑海中交替浮现，折磨着我，也激励着我，以至于现在，站在那里的他都可以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。

我有话要和他谈，可我那强大又脆弱的自尊，却不允许我在眼下情景中和他对话。

我跌跌撞撞地走到门前，却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拽了回来，整个人又跌坐回去，更跌入了一个男人的怀抱中。

他从背后紧紧地抱住我。

我奋力挣扎，但声音尽量保持冷漠与蔑视。

“楚总，请你放开我！”

他愣住了，箍着我的手臂也僵在那里，他被我的这个称呼点

成了化石。

我想我的语气和表情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他，我不是在和他斗气，我真的当他是陌生人而已！

没有你的三年，我没被饿死！没有去坐台！没有给人家当情妇！没有滚回老家！更没有打电话求你！反而在这个世界知名的城市里活得好好的。你心有不甘？所以又想来搅乱我平静的生活？能想象得出，主动向你投怀送抱的女人肯定有很多，当年就不少，更何况你现在又成了有钱人。但我对你，除了不屑，还是不屑！你以为把我骗上你的床，就能让我像从前那样沉沦在你那并不可靠的柔情蜜意里吗？简直是笑话！

听到他在我耳边轻笑了一声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。笑声有些悲凉的味道，但更多的是愤怒和不屑。接下来，便是他的吻密密麻麻地落下来，一双手用力地撕扯我的裙子。这一刻，我再也做不到平静。我用力地推拒着，冲着他喊：“楚梦寒！你做什么！”

他一翻身，把我压在身下，攥住我的双手，放在头顶。这样的姿势彻底激怒了我，从他的眼中，我几乎看到了自己愤怒得有些可怕的表情，可身上的这个人却似乎比我还要生气。他死死地盯着我，深深地探究我，似乎想要一下子从我的脸上看清这三年来的每一分、每一秒。

我没有兴趣研究他由愤怒转向复杂的表情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

“楚梦寒，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把我骗到这里来，你不觉得恶心吗！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！无论你想怎样，只会让我更加轻视你！”